# 天殇奇案 [长篇]

         本故事发生在清末光绪三十年，即公元１９０１年。因为是那个朝代发生的事情，故此作者决定采用古白话的表现形式来叙述。其间有什么读不懂的可以联系本人求证，也希望有识之士给以斧正。

下面本人开始改弦更张了，嗯……哼哼……

定场诗：笔落舞风流，文起歌九州。

有心书炎凉，无意续春秋。

话说大清王朝治下山东省以东一小县，名曰澄水，此间南邻沂河北距炜林东傍南海西接幽城。虽是小县，然风景之秀美僻悠却也属上佳，每每多有文人雅士达官巨贾莅临审赏野游。若不是近些年外患频仍时局动荡，怕是也要有一番繁荣景致。

得如此佳境除天时之外，尚赖澄水三宝，那便是骆青天、孟善人和沂樱林。

骆文斌，澄水一方父母，为人清正勤劳公事，到任以来兴水务善农桑使百姓丰足，破冤狱断奇难令民事不举，实为难得一见的好官。

孟善人，圣人后裔祖籍京城，后因政局纷乱朝野不宁避祸于此。

其本大户家资丰盈，且为人乐善好施，到来后开学堂办粥场布施乡里，做了甚多功德，澄水本地未受过其恩惠的为数不多。

至于那沂樱林则是本处唯一的特产，借沂水之功育成了方圆百里的樱桃林，成为远近闻名销路甚广的暑中佳品。

凭借着澄水三宝，此间百姓尚也能过着衣食无缺的偏安生活，这怕算得上是乱世之桃源了。

然古有云——修桥铺路双瞎眼，杀人放火子孙全。天不佑好人，孟老爷子于年前因病辞世，遗下孀妻及两个弱冠的儿子。长子守义自幼体弱累疾，次子守礼则是个浪荡子弟，因其兄胎疾缠身，父母自幼对次子宠爱过甚，时日一久反成了吃喝嫖赌无所正务的纨绔。

为了冲喜，老夫人花重金托人为长子说了一门亲事。彼家乃城郊方家庄人士，名曰方媛，自幼生的眉清目秀齿白唇红，且粗通诗书，虽是小家碧玉，却颇有大家闺秀的仪容。尽管其女严守姑娘家道德，端的是大门未出二门未迈，然及笄之年已是莺命远播不胫而走了。

芳龄二八好年华，新人红轿浣溪纱，怎奈世事多乖，方媛过门第二日夫君孟守义竟不幸夭亡。婆母伤心欲绝之际迁怒方媛，以克夫为由将其软禁于家中，终日侧目相向冷语相加，孟方氏无何只得吞咽着苦水暗暗忍受。

祸不单行，初春孟老夫人长途跋涉赶往族祠祭祖，回来后却一病不起，剩下个好事的孟守礼无人管束更是每日里花天酒地挥霍家财，把个若大的家资几欲散尽。

不想，祸事并非及此而止，事隔数月昨夜里一场大火竟将偌大的孟家老宅烧了个片瓦未存，更殃及周围十几户人家，牵连出几十条人命来。

这把大火便是诸事的引线，将一些常日里难得见光的事物尽皆暴露无遗，这才引出了下面的故事。

第一回  天灾人祸

午时刚过，澄水县衙中门大开，门前簇拥着数十乡民。诸人纷纷垫脚伸颈向堂上张望，彼此之间更议论汹汹。

其中一人站在外侧，怕是刚刚赶来，尚不知就里，不禁出言问道：「骆青天要审案了，这不知又出了什么事？」他身前一人扭头言道：「怎的老兄不知，昨夜城南都烧红了天，孟善人的府邸着了大火，牵连着四周十几户人家都烧着了，死了不少人。这把火烧了一个晚上，今早方熄呢！」

「竟有此事！」闻听此言这人不由得一惊，忙续问道：「那……那，孟老夫人和孟守礼如何了？」

又一人搭道：「难说的紧，好像活下来的没几个，总之一句话是凶多吉少啊！」

「哎，孟守礼那小子也就罢了，老夫人可是和大善人一样，都是我们乡亲们的恩公啊，这可真是老天不长眼啊！」有人叹道。

一人也摇头道：「谁说不是，就是不知这无名大火是天灾还是人祸，倘是天灾自不必说，若是人祸那……那真是天理不容！」「放心好了……」头前一老者抹回头道：「今日骆青天开堂，管它是天灾抑或人祸，必能断个水落石出！」

众人正自纷纭，突见得院中两侧涌出十数名衙役，汇于堂上分三班列立两厢，水火无情棍侧杵于地，端的是整齐严肃。与此同时，堂内侧门帘陇一挑，自其间步出二人。

头前一人年约四旬身穿榆兰圆领长袍手拿白纸扇，便是本县师爷孔方舟。

其后走出一人，红纬正中嵌着素金顶珠的黑色官帽下紫巍巍的脸庞宽宽的额角，一双虎目好不威严，海下一缕钢髯威风凛凛，阔步生风之际帽后蓝翎扑簌簌乱颤，染蓝色的长身官服上掐金边走金线绣的是鸂鶒遨游海水江崖。不用问，此人正是澄水妇孺皆知的青天大老爷，骆文斌。

骆知县深坐堂上，眼观下面众差官及堂外一众百姓，朗声言道：

「本县秉承圣意，代天子司牧一方，虽无尺寸之功，但望百姓安居万民乐业，也可上报天恩下安黎庶。然则多事之秋难获片刻宁定，昨夜孟府起火波及乡里造成数十人丧命，使得生灵涂炭，本官身为一方父母自不能坐视。故今日特大开中门审理此案，众百姓可从旁听审，唯本官凭公而断！」

言罢自龙书案上拿起惊堂木，『啪』用力拍在桌上，自有下列大班头紧随唱到：「升——堂！」

「威——武——」一众衙役手舞刑棍发出震人心脾之声的同时，跟着齐声唱和。

声音已毕，孔师爷走上前几步立于知县右侧，手拿一卷宗读到：

「昨日四更，城南孟府大火，至牟时方熄，造成四十一人死命，二十六人灼伤，孟老太、孟守礼及孟府上下二十一口全部亡故，幸存仅四人。今早县内对案发初情进行勘验，尸体已妥善处置，等待进一步验查。另，未发现人为纵火之痕迹！」读吧撤于一旁。

「太惨了，就活了四人！」阶下观者有人叹道。

另一人道：「哎，老夫人真的亡故了，可叹啊！」还有人道：「未发现人为纵火迹象？难道真是天灾？」『啪』惊堂木一响，知县大声道：「众位乡亲休得喧哗！」眼见恢复安静，才道：「是否人为，需得审过之后才能知晓……」转头对衙差吩咐：「马班头，将孟府一众人等带上堂来，本官要逐一问话！」「是！」那班头领命步下堂去，不多时领着四人回来。

来人三女一男，男的三旬有余，中等身材形貌消瘦，三女则行色各异。头前一女豆蔻年纪丫头打扮，生的颇有几分姿色，中间那人已近四旬，看穿着应是府中的老妪。

若说惊鸿一瞥，要数最后上来的这个女子，端的是削肩细腰长挑身材，鹅蛋脸面俊眼修眉，文采精华见之忘忧。轻抚曼莎裙摆，慢撩罗素衣衫，走在堂下却似飘渺于云雾之中。若不是她脸孔上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哀愁，眉宇间孕着一抹难言的悲苦，真不让月里嫦娥天上婵娟。

虽少有人见过此女庐山真面，但任谁一看便知，这定是孟家新过门即守寡闺名方媛的大少奶奶，何况她愁生两靥青丝螺髻玉簪别顶，身上尚披着一缕白绸，那自是为亡夫守孝的证明。

不乏爱事之徒轻声言道：「乖乖，莫不是仙女下凡如何，世间竟有如此美人，看来我这辈子是白活了！」

有人随声附和：「别想了，人家已名花有主，虽是孟大少爷已死，但她此生便既是孟家的人了！」

「谁说的！」一人冷声哼道：「我听说这女人可并非三贞九烈，据传她和小叔子就有一腿呢。现在孟守礼也归天了，倘她耐不住寂寞，嘿嘿……」言罢一双眼珠不住在方氏身上打转，似欲用目光将其罗衫尽去一亲美肌般。

「你省省吧！」又一人讥笑道：「此女生就克夫，刚过门丈夫就死了，现在又引来一场大火将整个孟家移位了平地……」一顿沉吟道：「说不定她真和孟二有一手也未可知，不然怎令其葬身火海的呢！」「肃静肃静！」惊堂木响过，骆县令喝止堂外喧哗，这才凝神观看堂下四人。此时来人已在班头吩咐下依次序跪倒，个个颓然狼狈不作一声。

知县审看多时，扬声问道：「下跪何人，自己报上名来！」多时，那男子这才低声应道：「小人孟府管家孟安！」那老妪跟着言道：「老奴孟府下佣常婆！」

「奴婢……」那丫头说话间抬起脸来偷眼向上观瞧，却和知县凛凛目光对个正着，不禁一颤忙低下头去续道：「奴婢丫鬟小菊！」只有那美少妇沉寂好半晌才小声应道：「未亡人孟方氏……」然其娇莺初啭之声却似清泉般沁人心脾，将话语送入了在场每个人的耳中不住回荡。

骆知县也不心急，好整以暇的等众人言罢，这才问道：「你等可知昨夜府上大火之缘由，有知悉者务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，倘本县查出尔等知情不举必不轻饶！」

孟安沉吟片刻首先答道：「大老爷，昨夜小人陪二公子赴宴，几近三更才得返回，此后公子不愿有人跟随，小的便自行回房睡了。时交四更，小人尚未睡熟，突听后院有人高呼『着火了』方才醒转，然火势太大已非人力所及，这才仓惶逃离保得苟活。至于小人为何逃脱，怕是因为小人所居之处离起火源头尚远之故吧！」骆知县并未应声，片刻那常婆才应道：「老奴也是……」，紧跟着丫鬟小菊立刻跟着答道：「奴婢也是奴婢也是！」至于那方氏却始终未发一言。

半晌，骆知县轻轻冷笑一声，言道：「昨夜火势如此之大，你府只你四人生还，然尔等竟完好无损，可否知会本官，这避火之诀窍呼，倘日后下官遇此情景也好全身而退！」

眼望堂下之人正偷眼互望，突地大声喝道：「尔身为奴仆，事到危难却只顾一己安慰，置主人生死于不顾，似你这等奴才要来何用？

倘再狡言欺诈，看本官如何惩处！」

「大老爷息怒大老爷息怒，小人有下情回禀！」经知县恫吓，孟安颤抖道：「昨晚我家公子带着小人赴您的约请，前往南海之滨赏月品尝海味，公子他……他吃了不少酒，回到家中已颇有熏熏之意。他……他这个人酒后脾气一向是很大的，他不叫我跟从自行进了内堂，小的确实不敢再跟随啊！」

当孟安提及昨夜知县和孟二少爷汇宴之事时，骆老爷微收怒容，须臾间才和声道：「是啊，孟公子一家对本县一方安宁颇做了不少功德，本县感其造福乡里之情特设家宴款待，不成想这一聚竟成永诀，哎！」言罢重重的叹了口气，良久才续道：「既是如此孟安你且退在一旁。」说着挥手，自有差役使孟安退后跪到堂角。

此后堂上再无人言语，但骆知县一对如炬目光却不停的在三个女子身上扫过，似在审验其心底之隐衷一般。

突地，大老爷朗声问道：「孟方氏，自你上得堂来未发一言，今番本官问你，昨日里府上可曾有丝毫不寻常之事，尔须实言以对！」众人不想大老爷沉寂多时，此间一开口便将矛头对上了这俏寡妇，不由得纷纷将目光投了过去，一时之间堂上堂下几十双眼睛尽皆汇于一处。

方氏一直缄口不语，虽无片言但踟蹰之情溢于言表，善查颜色如骆文斌者不难看出其必有骨鲠在喉，却是苦衷自知难以倾吐，故这才有此一喝。

洪钟般的喝问将方氏振的一凛，竟是将皓首垂的更低，喃喃似自言自语般轻道：「昨……昨日贱妾早早睡了，待……待得火起方醒转来……来……」

言语未毕骆老爷突然冷冷道：「不尽然吧？」惊得方氏当即住口，单听知县冷冷道：「而今已查验清楚，你家二公子孟守礼被焚之地正是你的卧房，这你作何解释？」

此言一出堂下众人无不哗然，有人道：「这是何故？小叔子怎的死在了嫂子房里，蹊跷的紧！」

更有人轻笑：「这女子果然不守妇道，定是二人暗地私通，不巧遭遇大火，这可真是天理昭彰了！」

自也少不得一些登徒浪子啐道：「瞧不出啊，这小寡妇表面上端庄文雅，骨子里竟是如此淫荡，自己丈夫死了就去勾引二叔，我看她那痨病鬼的男人怕也是被她累死的也未可知！」本就惹人瞩目，此时更是众人议论焦点，耳闻如此不堪言语方氏忍不住想侧头相往，却不料县令突地一声呵斥：「孟方氏，你还不如实招来更待何时？」

「老爷容禀……」方氏语带呜咽，颤颤的应道：「昨夜二叔跌跌撞撞闯到我房中，想是酒醉之后认错了房间，进来后倒在床上便睡，贱妾本欲将他唤醒，但见他一身酒气神智不清，只得退了出来。后来奴家找到丫鬟小菊，本欲一同前往正房寻找婆母叙说，怎奈此时突起大火，不得已间只得逃命出来。这……这事小菊可以为证！」说话间扭回头望向身后那丫鬟。

「是是……」小菊见方氏望来忙应道：「奴婢是被大少奶奶唤起的，也正因此躲过一劫！」

谁知骆老爷并未被其所动，反而叱道：「休要插嘴，本县尚未问你不得多言！」待小菊低下头不敢续说，他这才转回脸来直面方氏，良久对堂下言道：「仵作何在，上堂来！」

片刻，一紫帽差人快步走到厅堂，拱手施礼：「小的澄水仵作这旁听后老爷差遣。」

「孟守礼之尸身可曾验明？」知县问道。

「禀大人已经严明！」仵作取出一卷宗高声读到：「死者男，年龄二十许，身长六尺又七寸，左手系六根手指，右腹部有铜钱大小棕红色胎记，经查证确认此人系孟家次子孟守礼。尸身验查结果显现，其人并非死于火焚，乃起火之前已经死亡……」刚说到这里便引起围观众百姓一阵纷乱，更令在场四人无不心惊，纷纷仰头望向仵作。

骆知县扬手打断，对方氏道：「如何，时值此刻汝当知本县为何责问与你了吧？其时火起孟守礼便已经死了，对于此汝作何解释？」方氏妙目流转杏眼琉璃，支支吾吾的道：「这……这贱妾实在不知啊，会……会不会是这位差官大哥搞错了，偌大的火势活人也给烧成焦炭了，怎的就能知道……知道……」

「知道是死后焚尸是不是？本县便于你解释清楚！」骆文斌不急不缓的接道：「凡活人遇火，必挣扎求生，其死状可怖之极。而已死之人自然不懂得避火，其身体虽经熏烧却不扭曲。这便是勘验之下尚能辨清腹部胎痕的缘故了，想是他死之时趴伏于地，致其背部烧焦而身前完好。」

「难不成是二叔酒醉，趴倒在地上……」方氏踟蹰道。

「无此可能！尔等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本县便与之续说分详。

」骆知县轻笑言道：「火灾死去之人其实太半并非火焚毙命，乃烟熏窒息者多矣，故此尸身咽喉处必被黑灰填塞。而焚尸则不同，因其人已死未有呼吸，故此烟灰只到口鼻，喉咙却是干净的！」「大人所料不差，那尸身正如大人所料，口鼻之处黑灰满布，咽喉却与常人无异！」那仵作抱拳施礼出言印证道。

此一言语又惹来观看众人一顿议论，均赞叹大老爷严明英达见闻广博。

方氏知道无可辩驳，沉吟片刻哀声道：「大老爷英明，即便是如此，可我区区一小女子手无缚鸡之力怎杀得了精壮之年的男人，此事确与贱妾无干啊！」

闻听此言知县却不做声，点手令仵作继续续说，单听他讲到：「经小人解尸勘验，发现孟守礼腹内肝肺呈深紫色，骨骼深灰，确信是中毒而亡，应是砒霜之类的剧毒！」

「中毒！中毒！孟老二是被人毒死的！」此言一出阶下立时有人惊呼。

一人跟着喧道：「小叔子给人用砒霜毒死在嫂嫂房里，这可真是奇闻一件啊！」

自免不了舌长之人聒噪：「对了对了，定是这淫妇和其通奸，怕私情暴露毒杀灭口。古人云最毒妇人心，便是这个道理。这样的女人应该扒个精光骑上木驴游街示众才是！」只待门口差役刑棍一挥高喊「肃静」这些人方闭上嘴。

「孟方氏，事到如今还不肯吐露实情，果真不知道国法森严么，难道真要本官对你用刑不成？」骆知县冷冷言道。

这毒杀的判定已是板上钉钉，方氏虽然吃惊非小，却找不到争辩的言辞，抽泣着说道：「大人，昨晚之事实属家门之丑，贱妾本不愿将这些言语讲出来，没的坏了已死之人的名声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呜呜呜呜！」呜咽声中徐徐诉说了前情。

前夜子时刚过，孟守礼便醉醺醺的闯入了方氏的寝房。

『咣当』一声他推开房门，蹒跚的向屋中走去，口中夹杂不轻的道：「嫂嫂，嫂嫂在哪里，守礼来给你请安了，嫂嫂！」方氏夫君新丧，守孝不足一年，正是愁云满心头的难熬日子，夜已深沉却难以入睡，正边秉烛刺绣边神伤着心事。突闻有人闯入，心头便是一慌，差一点将如葱玉指刺破。慌张张放下手里活计，站起整肃衣衫。

岂料孟老二虽脚步散乱行进却快，此时已经穿过屏风来至寝塌，竟是一下子向方氏扑将过来，嘴里更是没来由的道：「嫂嫂果然还没睡下，想煞守礼了！」

方氏见他无状立刻闪到一旁，害的孟守礼一下扑空倒在了绣床之上，手中一些物事『啪啦啦』散的床上到处都是。

「嫂嫂莫慌，守礼不小心跌了一跤！」或是孟二公子也觉得自己过于轻佻无礼，一边出言掩饰一边捧起散在床上的物事道：「瞧，我给嫂嫂带来了什么，新打下来的樱子！」

方氏惊魂初定撤到一旁，举目望来见他手中捏着几枚樱桃，但闻得这满身的酒气也不禁一皱眉，愠道：「叔叔这么晚来此间颇为不妥，烦请叔叔先退了出去，我们到庭中叙话如何？」然孟守礼对她言语却好似充耳不闻，竟说道：「嫂嫂你看，这可是正宗的沂樱子啊，你瞧它鲜红清亮晶莹剔透，正如嫂嫂的香肌嫩肤一般，让人忍不住想咬上一口！」说着手扶床杆站起竟又要向她逼来。

「叔叔你……你喝太多酒了！」方氏向外急退，身子撞到了屏风，嘴里大声呼哧：「叔叔你要做什么，深更半夜你我叔嫂不能如此！」「没关系的，左右无人，我与嫂嫂说说知心话！」孟守礼借着三分酒意轻浮道。

方氏还未来得及斥责，屋外忽的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一少女声音响起：「大少奶奶，奴婢小菊给您送来一碗酸梅汤，这暑夏之夜喝上一些消暑败火呢！」

突起变故，二人都是一惊，均未敢做声，片刻后方氏才强自镇定应道：「哦，放那吧，不早了，你去睡吧！」

「是。」小菊应声出去。

「我知道……知道嫂嫂也不愿有人打扰！」孟守礼见方氏并未将他在屋的事情向丫鬟点破，心中有了想法以为郎情妾意暗自幸幸。

方氏自非对他有意，只是不想丑事为人知悉，闻言羞道：「叔叔莫要胡言，还是快快走吧，妾身不说出去便是了！」说着退到了厅中紫檀木圆桌之旁。

「不说出去，嫂嫂想说什么，我是给嫂嫂送樱子的，有何不可说啊？」孟守礼见方氏退却，竟耍起无赖追了过去，隔着圆桌色眼流转在她身上不住审看。

新寡少妇被这无理的眼睛盯的好生不自在，而今正是仲夏天气炎热，又值将寝之时，方氏本就衣衫单薄，青色纱织短褂里大红的肚兜清晰可见，当下她不禁将衣衫拉起遮住了那一抹酥胸粉颈。

「叔叔别再闹了，没的让下人听到惹出闲话便大为不妥了，如若传到婆母耳中那更不得了！」方氏一边借桌子和孟守礼保持距离一边几近央求的说道。

然男子并不为其所动，追逐嬉戏般想要绕过圆桌，口中调笑道：

「下人们的话语怕他何来，至于娘亲那里更不用担心，她时下卧病在床，早就管不得这许多闲事了！」说着话突地探手抓住了妇人罗衫，一把将其揽入怀中，在她颈项上嗅去，赞叹道：「好香啊，嫂嫂这脂粉是施给谁的？」

方氏羞极伸手欲打却碍于他搂的甚紧无从施力，急切间叫道：「你放手你放手，如此无礼奴家要叫了！」

「叫吧，现在母亲卧床，合府上下我一个人说了算，看看那些下人哪个敢来多事！」孟守礼有恃无恐，说着话便要来香她的脸孔。

方氏大急，叫道：「你……你不怕我告诉婆母吗？」孟守礼闻言一顿，旋即笑道：「不妨事，你尽可以去说，一面是刚进门便克死她宝贝儿子的扫把星，一面是她的亲生之子，看看母亲大人是信你还是信我。」

妇人一想无错，自己虽名义上是这家的大少奶奶，可是常言说得好，妻以夫为贵，现如今自己的丈夫已经西去，婆母自不会为她做主责罚自己的儿子。

正自踌躇，孟守礼突然在她耳边道：「嘘，收声，有人来了！」果然，门外又响起了一脚步声，紧跟着有人在门口道：「少奶奶，常婆给您送莲子羹了，老奴能进去吗？」

未等孟守礼说甚，方氏即道：「不……不用进来，我在更衣别着了风寒，你放在门口好了！」

「那……少奶奶还有何需老奴伺候的吗？」常婆立于门外问道。

方氏甚急，道：「不必了，你自去好了！」

「哦……哦，是！」常婆支吾一声，顿了顿转身走了。

她走之后孟守礼大乐，温声道：「嫂嫂果然知情达意，守礼这厢谢过了！」言罢竟突然在方氏脸上香了一口。

虽只这一口，方氏却似受了奇耻大辱一般，陡然间挣脱了他的怀抱，惶恐且羞，连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你不该，哎……这……这可怎生使得！」

见她脱离掌控，孟守礼也不着急，慢悠悠转到方氏身前一面走向门口一面道：「有何使不得的，难道嫂嫂深闺独守就不寂寞吗？」方氏气极，喝道：「你……你快给我出去，否则……否则……」此时孟守礼已走到门前，接道：「否则怎样？否则你便大叫高呼不成？」说着伸手将门推开扭回身轻笑道：「叫吧，我把门给你敞开，你尽管叫好了！」

奈何自己的处境，方氏踟蹰良久端的是未敢做声。

眼见美少妇无可奈何之状，酥胸起伏俏脸晕红，红烛之下艳艳生辉，孟守礼知道她必不敢声张，这便有恃无恐的取了地上的托盘，反手关起门来，迈着四方步走回桌旁，放下东西后坐下，好整以暇的道：「嫂夫人，你看今天晚上真是良辰美景，有着许多好吃的……」说着打开莲子羹的盖子整罐倒入口中，却不知为何一皱眉又放了下来，紧跟着拿起酸梅汤嗅了嗅便即喝下。

方氏身处窘境不愿相对，竟是身子转过去，抱拢双肩唏嘘道：「叔叔，你现在走了，我只当你今夜酒后无状，一切于此而止，可好？」「不好不好，当然不好！」话音未落孟守礼竟窜了过来将方氏抱了起来，迈步向屏风后便走。

「放开，你恁的放肆，住手！」方氏用力挣扎，然毕竟无法挣脱，竟是被他抱着置于床上。

孟守礼合身压上，按住方氏娇躯在她脸上颈上不住亲吻，口中亵淫：「好嫂嫂，小叔我倾慕你非止一日，今日便成全了我吧！」说话间一只手掌已按在她裹胸之上。

方氏奋力扭动，哭叫道：「你怎敢……不可，你如此这般怎对的起你死去不久的哥哥，他……他现在尸骨未寒……」「兄长他久病难医，正是有心无力，娶了嫂嫂这样的好媳妇却无福消受，守礼不才愿替他尽一尽人伦之道，也好为九泉之下的兄长圆了这一桩心愿！」孟守礼酒气上涌，心中燥灼难耐，嘴里胡言乱语，手上更是无法无天。

「休得无礼，且住！」方氏自是拼命挣扎，怎奈男子借着酒劲来势甚猛，她一个弱柳扶风的娇人怎生抵得过，辗转间手上不知敛起了什么，也顾不得细看端详，便合着个的向男人脸面上丢去。

「唔……」孟守礼面上被一些物事丢到却不甚疼，细打量却原来是自己撒了一床的樱桃珠。不禁无赖般笑道：「嫂嫂说哪里话来，守礼自然守礼，怎的会无礼呢？我是送樱子的，这便喂了嫂嫂品尝！」说话间俯身用嘴含起床榻上一枚樱桃，用齿夹着向方氏唇上送来。

方氏自不肯从，然手足难动，娇躯更抵不过他的身量。倘若此时再张口呼叫必被其得逞，只得紧闭牙关「唔——唔——」连声。

孟守礼一下子未能得逞，害的自己吞下了那樱桃，转头再衔起一颗送来，仍无功而返。几次三番下来，有的被他自己吞了，有的则掉落一旁，身旁俯拾可得的樱珠已所剩无几，只得探身去取远处的。

身上重量一轻，方氏认准这时机翻身坐起，待要逃脱却见孟守礼已然撑起身子拦在面前。无奈之下她回身自女红笸箩中抄起了一把剪刀，一面双手持着刃尖指着孟守礼，一面挪腾身子窜到床角。却不敢或动，只是全神戒备下颤抖着言道：「别……别过来，你再敢放肆小心……小心……」

「小心什么？」男子并未进逼，却只是盯着少妇目不转睛的看着，双目放光状若痴迷，却说不出的淫秽。

方氏见孟守礼的目光并未投向自己的脸上，亦未落在她手里的剪刀上，循着这眼神这才发现，可能是刚才扭扯之故，自己的罗衫早已敞开，而可恨的是肚兜的肩带居然也松掉了，裹胸的一角垂了下来，本就『青山遮不住』的妙乳居然有一只跳出了包裹露出在外。

「呀！」美少妇当下里羞赧万状急不自胜，慌忙用玉臂遮住，可孟守礼显然未肯放过这一机会，当即便要扑上。

此时以二人的距离，方氏再无法用剪刀威胁。可行之计唯有两条路，一者狠心一下刺去，自免不了伤及叔叔性命，二者便是扔掉手里利器，放弃抵抗任由男子轻薄。

此二者皆不是方氏所愿，其一，虽孟守礼无状多乖行迹可恶，然毕竟是酒后昏乱，真个伤他却又不忍，况方氏未有此等经历心中实属不敢，常日里杀鸡尚且不能，何况是人。其二，方氏自幼严守道德，对于贞洁自是看的极重，虽丈夫与之一夜成欢便魂归西天，她独守空房偶尔也不免寂寥难耐，但那背德忘耻之事却是想也未曾想的，更何况是叔嫂之间，这是她无论如何不能苟从的。

虽是如此，然眼前局面却是两难，眼见孟守礼扑到，方氏无可奈何心中一横，竟是掉转刀尖横在了自己颈上，眼中簇泪盈盈，朱唇急颤，语带哽咽却甚坚定的道：「且住，倘你再敢上前一步，我这便不活了，下到阴曹地府与你那哥哥细说分详，看你死后如何有面目去见他！」言罢黛眉频颤，两行清泪自秀眸中滑落。

孟守礼早觊觎这小嫂嫂久已，今日凭借酒劲趁夜静更深之际欲行好事，本就是个急色求成之势。待窥到方氏半裸娇躯，那丰盈美肉兔脱般惹人馋涎，更兼朱红一点恰似手中樱子晶莹无暇盈盈生辉，久耐的欲火早已中烧，虽有利刃相向却难喝退他心中魔障。故此起初竟不顾一切向她扑去。

然此时眼见方氏刎颈相挟，再观其形貌颇为决绝不似做作，却也不敢过分进逼。略一思量心中已有了计较，假意巧言安抚道：「嫂嫂，莫要如此，我不逼你便是。只不过今日多吃了几杯酒行事鲁莽，还望嫂嫂担待……」说到这里突然侧头望向窗外，呼道：「谁？」方氏看出今日孟守礼虽有几分醉意，可其势却似出于本意，万般无奈之下为求保住清白名节只得以死相要。见他果然不敢继续紧逼，刚刚放下一点心来。忽闻呵斥，不由得也向窗外望去，一看之下却未见有何异状。正自纳闷，突感自己足踝被人抓住，这才知道上当。然此时身子已失去平衡，被拉的倒于床上，剪刀也撒了手。

「美人儿，你好不知趣，叔叔我体谅你深闺寂寞特来抚慰，你却不领情。你已是我孟家的人，又何必如此不知趣。今夜便教你尝尝做孟家媳妇的好处！」孟守礼邪笑一声压在方氏身上，伸手便来褪她的下衣。

方氏大惊，想要哭叫却被男子捂住了嘴，此时剪刀已旁落他处，只得用一双素手奋力拍打。但这双柔夷常日里拿的是针线纸笔，弄的是花草胭脂，怎生奈何得了身上壮男。

须臾间孟守礼已将方氏裹裤扯破，埋首于少妇两腿之间又吻又吸，唯因她挣扎的激烈，两腿不住扭动，一时之间尚不能直捣中宫，想见得那也只是时间问题。

方氏感到男子的脸孔贴在自己小腹之上，鼻尖在她幽林深处来回摩挲，每每碰触那圣洁玉珠之侧。这令她羞不自胜辱谩异常，想到九泉之下的夫君，想到女儿家应守的节操，真是无地自容。若对男子之举就此放任，待后果酿成失了清白，那可真是耻于偷生了。念及于此，她陡的奋起全力死命抵抗。

天可怜见，孟守礼欲捣黄龙，弓起身子正打算用手分开方氏玉腿。

不料想妇人借此扬起膝肘，一下子撞到了他的小腹。

「唔——」一声痛叫，孟守礼陡然间弹起，后脑便撞到了床梁，随即翻倒在地，一手抱头一手捂着胯间疼不欲生。

方氏哪还有心思管他死活，惊弓之鸟般跪爬下床，一面整理衣衫裙裤，一面跌跌撞撞冲向房门。

待闯出屋去，耳边响起孟守礼的言语：「好贱人，疼煞了老子，待……待我一会要你好瞧！」

妇人知道他不久便要来寻自己，无奈之下念起丫鬟小菊，想的是既有旁人在场，孟守礼便不敢如刚才般放肆。解了这燃眉之急，立刻去找婆母叙说分详，料她老人家虽然看自己不上，却也不至老迈昏庸到不辨是非。

然方氏没有料到，四进院中丫鬟小菊却不在自己房中，而其他侍女她又不熟。正自踌躇小菊突然从角门走入，原来是起夜回来。

方氏正想说明原委，突然闻到一股异味，寻觅开去，却原来是自己住的三进院中起了大火。

火势蔓延奇快，二人未及细想便匆匆跑了出来，要寻觅旁人一同救火，可为时已晚，最后落得个家园被毁无所依靠的地步。次日，由衙门差役索引，这才来到大堂之上。

方氏跪在公堂，一边轻啼一边断断续续诉说前情，言罢莺啼娇啭间道：「大人，现在那孟守礼已经亡故，贱妾虽受了些羞辱，然毕竟抱住了自身名节，对得起我那死去的相公。故此本不愿数说死人的不是，更不忍坏了孟府的大好名声，怎奈……怎奈……呜呜……怎奈事实有此，至于他是如何中毒，贱妾实在不知，倘有虚言愿受刑罚！」这一番言语听的在场之人无不唏嘘，当下便有围观一人言道：「好个逆伦常丧天良的恶徒，真个死有余辜。可怜方氏贞操节烈……」刚说到这里突觉自己臀股之间有异，扭身对后面一人怒道：「喂，你莫不是野猫发春啊，作甚顶我？」

那人面有惭色，尴尬笑道：「对不住，时才这美娇娘所言虽感人至深，然个中情节实在令人难忍，这不……这不……呵呵！」骆知县静静听完，也徐徐叹了一口气，温声道：「孟方氏，如你所言属实，自可脱去干系，本县更要为你拟表上报朝廷，立起那贞节牌坊歌汝德行，且供人瞻仰效法……」

不料想大老爷话音未落，突有一人大声叫道：「好你个贱婢，竟敢恶语中伤我家公子！尔淫荡下贱，所做的污秽之事以为当真没人知道吗？我今日便要当着骆青天和众乡里的面将你伤风败俗的淫行公诸于世，也好为我孟府讨还清白！」